



麒麟文化

花火工作室

鹧鸪天

作品

Zhegudian Works



Liangsheng



Ziyehou

我不要你的怜悯，
我希望你像爱正常人那样爱我。
如果不能，请你离开我。

人都说啊，怜悯是最接近
爱情的。和激情。

第二部
《凉生子夜后》

鹧鸪天（百合）
历时一年倾情新作

作为一个情感障碍患者，她屡屡被退学，无法与人沟通。撒泼打滚，歇斯底里，她就这样遇见了一生至爱曹子夜。

因为他是她的
心理医生。

（人人都说曹子夜是个香饽饽，
她却觉得他是根难啃的骨头。
放弃还是坚持？真爱路上如履薄冰。）

凉生子夜后 2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子夜后
凉生 2

LIANG SHENG

ZI YE

HOU

鹤鸣天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凉生子夜后. 2 / 鹧鸪天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208-2

I. ①凉… II. ①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5648 号

| | |
|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凉生子夜后. 2 |
| 作 者 | 鹧鸪天 |
| 出版 统 筹 | 黄小初 邹立勋 |
| 选题 策 划 | 花火工作室 |
| 责任 编 辑 | 胡小河 姚 丽 |
| 文字 编 辑 | 张 青 |
| 责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|
| 出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|
| 集团 地 址 |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 |
| 集团 网 址 | http://www.ppm.cn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 mm×1230 mm 1/32 |
| 字 数 | 160 千字 |
| 印 张 | 9 |
| 版 次 | 2016 年 5 月第 1 版,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399-9208-2 |
| 定 价 | 26.80 元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**【第一章】**
我不看医生啊，因为我有病
- 019 **【第二章】**
路遇碰瓷，一言难尽
- 038 **【第三章】**
别人的花季是美的
- 055 **【第四章】**
不如我做你女朋友吧
- 072 **【第五章】**
我喜欢他啊，喜欢得不得了
- 088 **【第六章】**
从曹少爷，到曹子夜
- 105 **【第七章】**
因为恼羞成怒吧
- 139 **【第八章】**
岁月不停地将我们打磨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156 【第九章】
我们一起做最好的自己
- 173 【第十章】
英雄救美不都是在这个时候吗
- 190 【第十一章】
曹医生真是出乎意料地帅气
- 207 【第十二章】
爱情不是避难所
- 224 【第十三章】
怜悯是最接近爱情的一种感情
- 241 【第十四章】
这个吻是甜的
- 260 【第十五章】
22岁未成年
- 275 【尾声】
曹医生，英国好远呢
- 279 【后记】



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人最讨厌？

爱撒谎的同学？爱找碴的老师？爱发火的教导主任？还是爱挠假发掉头皮屑的校长？

这些都很讨厌，可是，还不够讨厌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人就是那些喜欢八卦的邻居大妈。她们住在你的周围，每天嗑着瓜子，无所事事地到处乱晃，睁着一双小眼睛，迅速地从别人谈话的只言片语中搜寻到有用信息，然后留着在以后嚼舌根需要时翻找出来，再津津有味地讲述给别人听……很不幸的是，我每天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群大妈中间。

当我第一次见到曹子夜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想，这一定是邻居大妈给我的又一大惊吓。

我倒是习惯了大妈们的议论，毕竟我一直算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学生，背后议论我的人从来不在少数。习惯了，也就不怕人说。只是，我妈总是被议论得很不安，甚至很惶恐。在这种不安的驱使下，她会想尽办法企图改变我目前的处境，所以在朋友的介绍下，她找

到了曹子夜。

在曹医生来之前，我妈毫不吝啬也十分夸张地用各种美好的辞藻夸赞了他一遍，什么天才医生啦，什么年轻有为啦，等等。不管我在旁边听得是脸部肌肉抽搐，还是面色难看，她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

曹医生很准时，下午一点的时候他便来了，一分不差，一秒不少。我很感谢他的准时，因为他准时到来，我终于不用再听我妈夸奖他了。

我妈去玄关处给他开门，我则坐在书房等着。在我妈带他进到书房里时，我忽然觉得，我妈刚才的那番夸奖并没有夸大其词。

“曹医生，这是我的女儿，乔以凉。”我妈介绍说，“乔乔，这是曹子夜，曹医生。”

夏天午后的阳光炽热，窗户开着，外面的蝉鸣声吵得人心烦。待我妈把话说完，我已偷偷地打量了曹医生一番。他不到三十岁，长得白白净净、高高瘦瘦的，眼睛不大，眼皮微肿，看起来有点三角眼，像是没睡醒，整个人不是很有精神。他那纤长的手指骨节分明，白皙的皮肤下似乎能看到血管的脉动。

如果曹子夜不是我的心理医生的话，我想，这次见面还是可以称作惊喜的。毕竟我之前看过不少的心理医生，他是最帅、最年轻的一个。

曹医生穿着白色的衬衫、黑色的西裤，整个人看起来清清爽爽。手里拿着本子和笔，他笑着同我打招呼：“你好。”

我其实对看心理医生还是挺排斥的。可是曹子夜的笑容很好看，嘴角勾起的弧度迷人极了，我又排斥不起来。两种情绪纠结在一起，估计我的表情挺奇怪的。我稍微僵硬地点点头，算是同他打招呼：“你好。”

“那你们两个先聊吧！”我妈准备出去了，“有什么需要你们叫我，我就在外面。”

“好。”

我妈关好门出去，书房里就剩我和曹医生两个人了。曹医生把本子和笔放在桌子上，然后笑着招招手叫我过去：“乔乔，你坐。”

我不太会与陌生人相处，这总是让我感到局促。虽然曹子夜是个医生，可他毕竟是个年轻男人。书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后，我有点紧张和不安。束手束脚地在椅子上坐好后，我干笑两声：“曹医生，你好。”

“你好。”曹医生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翻开本子。

曹医生脸上始终挂着笑容，他不先开口说话，我倒是乐得清闲。坐在椅子上，我不断地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悲哀。如果没有邻居大妈对我的过度“关心”，我想我也不会被逼着来看心理医生。

其实我的事，也不怪邻居们好奇，主要是在所有的孩子和学生中，我的经历实在是太过特殊。别人家的孩子都能顺顺利利地在学校读书，而我从上学开始，就一直被退学。

小学的时候，我因为无法和老师、同学们正常沟通交流，就被学校劝退了。为了我能有初中可以读，我妈是花了大价钱的，她给很多学校的校长送烟、送酒、送购物券，功夫不负有钱人，最终，我被一家私立中学录取了。

上了初中，我无法跟人沟通的毛病依旧没有改变，而且更严重的是，我还得了膀胱害羞症，只要有人在旁边，我就根本无法正常地上厕所。初二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，我没有憋住，尿了裤子，学校的老师以为我脑子有问题，又把我劝退了。

小学如此，初中如此，高中也是如此。可是高考跟一般的考试

不一样，要是不参加高考，那我就真的没有大学读。所以，在我两次被高中学校劝退后，我妈又想了别的办法，找了一所著名的补习学校，让我去补习。

而到了现在，我已经 22 岁了，虽然我并不是很喜欢考大学，但是为了我那个辛勤操劳的妈，我是真的不能再被退学了。

曹医生做完了准备工作，微笑着问我：“乔乔，你今天心情怎么样？”

心情？我回过神，继续干笑：“心情还不错啊！”

曹医生点点头，他又笑着问：“我听你妈妈说，你现在在复习高三课程？复习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不错。”

“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”曹医生微肿的眼皮像是没睁开，他看起来不是特别有精神，“我以前学习还算可以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我可以教你。”

没等我多说，曹医生随手拿起书桌上放着的高中地理书，心不在焉地翻了翻，然后问我：“你是文科生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地理是不是比较难学？”曹医生漫不经心地和我闲聊，眼角隐隐流露出笑意，“我妹妹上高中的时候也是学文科的，她地理学得一塌糊涂。每次碰到时区转换的问题，她都算得一团糟。为了让她顺利通过高考，我还跟着学过一段时间。每天晚上她晚自习回来，我都会给她……”

曹医生看着不像话多的人，可是提起他妹妹，话就停不下来。我被他接二连三的话搞糊涂了，忍不住打断他说：“你真的是心理医生吗？我怎么觉得你像是来给我做家教的？”

我们两个离得近，他衬衫上清新的洗衣液味道我都能闻到。他抬头看我，我忽然紧张得手心开始往外冒冷汗……他的碎发搭在额间，从我这个角度看，他帅得让我有些心神不宁。

“你想让我给你看病？”曹医生将本子扣上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“可是你刚才说你心情很好。”

我彻底被曹医生的话搞晕了，我问他：“我妈说你很厉害，从英国留学回来的……我比较懂我妈妈，她说很厉害，意思就是说你诊费很贵吧？”

曹医生沉默片刻，然后笑着回答我：“半小时三千块。”

“啥？！”

我情绪激动，直接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：“人民币？”

“不然呢？”曹医生两手交叉，慢悠悠地问我，“你想给我英镑？”

在曹医生来之前，我确实是想好好配合他接受治疗的。可是在听完他的诊费后，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半个小时三千块钱，一分钟一百块……我的老天！我有点缺氧！

“已经开始计时了吗？”我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我想我需要冷静冷静，“那个什么，我……”

曹医生动作优雅地看了看手表，然后温柔地笑道：“现在是一点零五分，已经过去五分钟了。”

这么说，在他询问功课的过程中，我们家已经没了五百块钱！

暴躁地在原地走了两圈，我感觉周围的温度都在上升。我用手摸了摸脸，滚烫滚烫的。跟曹医生淡定含笑的样子比起来，我觉得自己蠢得要命。深吸了一口气，我问他：“我想出去跟我妈妈说两句话，能先不计时吗？”

本来我对曹医生的印象蛮好的，从他的穿着打扮到言谈举止，

我都不是很讨厌。可是在我如此诚恳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后，他非常直接以及生硬地拒绝了：“不行。”

因为曹医生的这两个字，我立马就火了。我站在他的椅子旁，气急败坏地问他：“半个小时要三千，你的钱也太好赚了吧？要这么多的钱，你敲竹杠吗？你以为将自己伪装成海归人士、精英天才，你就能漫天要价？你看看你，你好好看看你自己！你哪有一个医生该有的样子！”

曹医生没有因为我的话感到生气，他眼角微弯，淡定从容地翻开本子，轻声说：“是吗？那你跟我说说，医生该有什么样子？”

医生……

“最起码要穿件白大褂吧！”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，在听到那么高的诊费后，我只是想拼命地找他的碴，“白大褂你不知道？就是那种胸口有口袋、可以放听诊器的衣服。”

“是吗？”曹医生若有所思道，“那下次过来的时候，我会记得穿白大褂。”

我看着曹子夜，表示不信：“你也太好说话了吧？你有没有点原则啊？”

“不，你不了解我，其实我并不是个好说话的人。”曹医生似乎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，“你是我的病人，你的体验、感受对我来说很重要……毕竟半个小时后，你要付给我三千块呢！”

我气结。

以前我不是没看过心理医生，就是因为看过太多的心理医生，我觉得自己差不多都久病成医了。心理医生看病的步骤我都很清楚，先是接近，然后试探，一点点地瓦解我的防备，继而走进我的内心。不管是先礼后兵，还是先兵后礼，都如同攻坚战一般……像曹子夜

这样，上来就问我功课的，简直就是耍流氓一样的战术。

不仅要流氓，还抢劫！

无论我怎么生气，曹子夜都气定神闲地坐在椅子上。他唰唰唰地在本子上写着，也不知道到底在写些什么。我气急败坏，恼羞成怒，我花了那么多的钱，他所关注的用户体验竟然只是在白大褂上！

“妈！妈！”我歇斯底里地嚷嚷，“妈，你快点进来！”

我妈应该就站在门口，我话音刚落，她就推门进来了：“乔乔？你怎么了？曹医生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没有。”

我恶狠狠地回头看了曹子夜一眼，他摆明在睁着眼睛说瞎话！

“妈！他是个庸医！我用不着他给我看！半个小时三千……他怎么不去抢啊！”

“乔乔！”我妈责备地看了我一眼，埋怨我说，“你这孩子，说话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你好好跟曹医生聊，不准再胡闹了！”

我能理解我妈迫切的心情，可是那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啊！我坚持反抗道：“妈，我没病，我用不着他给我看病。我可以保证，这次我一定一定不会被退学了！我跟你发誓！”

然而我妈并不相信我：“上次被退学前，你也是这么发誓的。”

“妈！”我没有办法了，一想到要花那么多的钱，我都恨不得躺地上打滚，“我不要他看！他收费也太贵了！还有没有点天理王法了？我要举报他！我要去工商局、物价局、司法局！我举报他乱收费！”

曹子夜坐在沙发上，平静地提醒我说：“司法局不管乱收费的事。”

“要你管！”我回头瞪了他一眼，接着继续跟我妈商量，“妈，你让他走吧！我不看了，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！”我妈的态度很坚决。

我软磨硬泡，撒娇道：“妈，我真的不会被退学了！我要是被退学，我就……我就是猪！”

“不行！”我妈是铁了心。

“妈，我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妈，他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

还没等我说服我妈，座椅上的曹子夜已经站了起来。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钟，笑容不变地提醒说：“乔太太，现在已经一点半了，看诊结束了，我该走了。”

“你走吧！”我正巴不得呢！

我妈在下面偷偷掐了我一下，她笑着对曹子夜说：“好的，谢谢你了曹医生，麻烦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拿诊费给你。”

“啥？”他就问了这么几句话，还想要诊费？我回头看着他：“我妈给你钱，你好意思拿吗？”

曹子夜低头看我，只是笑着，没说话。

我妈恨恨地在我太阳穴上点了一下，然后转身出去了。

书房里又只剩下我和曹子夜。我气鼓鼓地看着他，估计现在要是点上火，我直接能爆了。而曹子夜完全不把我的怒气放在眼里，他沉静地站在那里笑着，一言不发。

“你以后别来了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们家小门小户的，用不起你这么大腕的医生。”我又说。

“你听没听见我说的话？我没有病，我也用不着你看病。你……你到底听没听见我说话？！”

见我气得跳脚，曹子夜才温和地笑着回答我：“乔乔，看诊时间已经结束了。”

我看了看他，讽刺道：“敢情跟你说话都是收费的啊？”

“难道你不知道？”曹子夜挑眉看我，一副很无辜的样子。

我正准备再回敬他几句的时候，我妈突然开门进来了。我妈将钱递给他，上下打量着我，问：“乔乔，你没有对曹医生不礼貌吧？”

“哪能啊？”钱都已经给了，我也不愿意再让我妈不高兴，“我和曹医生好着呢！我哪能对他不礼貌啊？曹医生刚才还跟我说了呢！我其实没什么病，不用再看医生了！”

“不用看医生了？”我妈狐疑地看着我，然后向曹子夜确定，“曹医生，真的不用了吗？我不听乔乔的，只听你的。”

曹子夜接过钱，只是笑了笑，没说话。随意地将钱揣进口袋里后，他拿好东西准备走。

在经过我身边时，曹子夜稍微停了停，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偷偷将一个字条塞进我的手里。

除了看诊的时候，曹子夜话少得可怜，基本上一句废话都没有。我妈笑着送他出去，他只是礼貌地点点头，剩下的客气寒暄，一概省了。他脸上始终挂着一成不变的笑容，让人很难挑出错误来。

我妈和曹子夜出去后，书房里就只有我自己在。我打开曹子夜塞给我的字条一看，立马又气得火冒三丈。

字条是曹子夜从本子上撕下来的，刚才我在怒斥他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忙着在纸上作画。米黄色的笔记纸上，他画了一只蠢头蠢脑的猪。那只猪跟我一样扎着粉色的头绳，气得暴跳如雷，站在地上

直哼哼……曹子夜摆明了是在嘲笑我！他嘲笑我是猪！

我看着字条，气得要命。等我妈送完曹子夜回来，我已经气得满脸涨红。我妈担忧地看着我，摸摸我的脸蛋，问：“乔乔啊，你怎么样啊？你是咋了，脸这么红？发烧了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把字条收好，我委屈地求着我妈，“我不想看心理医生，妈妈，我没病。”

我可怜兮兮地把脑袋靠在我妈的肩膀上，她慈爱地伸手摸了摸我的脸，一边安抚我，一边叹气：“乔乔啊，妈妈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多多配合曹医生治疗啊！只要你能顺利考完试，一切就都好说了……去吧！去写作业吧！下周末曹医生还会来的。”

“啊？”我的脸彻底垮下来了。

看我妈的样子，她是铁了心了，不管我说什么，她都不肯听。我只得听话地去做作业了。

因为要看心理医生的事，我整整郁闷了一周。以前，我上课只需要担心别尿裤子，现在倒好，我又多了一件要担心的事情，担心周末要见曹子夜。

在层层压力下，我接下来的一周过得并不轻松，作业写不好，上课也频频走神。看我的状态实在是太糟糕，周五晚课后，英语老师周洪丽将我叫到了办公室。

我刚进到办公室里，她就开门见山地问我：“喂，乔乔，你怎么了？这一周你都不在状态……不会是憋尿憋了太长时间，把脑子憋傻了吧？”

从小到大，我的朋友并不多，周洪丽是其中一个。她比我大五岁，我总开玩笑说我们是“忘年交”。我们两个最开始认识的时候，她还不是我的老师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我妈带着我来办手续，周洪丽正好躲在教务处外的拐角哆哆嗦嗦地抽烟。那个时候，她老公出轨，我们两个失意的人惺惺相惜，我塞给了她一块儿糖……正巧我又被安排在她教的班级，我们两个算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看心理医生这事，其实我挺难对别人开口的，不过好在周洪丽不是外人，跟她说了也就说了。可是等我说完，周洪丽的注意力却被其他的事情吸引了：“半个小时的诊费三千块钱，你也真是够有钱的……不过曹子夜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他是不是年纪挺大了？”

“错，我没有钱，有钱的是我爸妈，我是个二十二岁还花家里的钱的大米虫。”我拉开周洪丽的抽屉，从里面拿了一颗糖，说，“他年纪不大，估计也就和你差不多吧！你能在哪里听过他？我妈说他刚回国不久……不会是你别的朋友也被他坑过吧？”

周洪丽摇摇头，笃定地说：“我一个穷老师，哪儿还能有这么阔气的朋友？你一个小时的诊费，够我一个月的工资了……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他的名字我确实见过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应该是在社会新闻上见到的。”

“啊？那更不可能了。”我咧咧嘴，说，“你是没见过那个曹子夜，长得人模狗样的，那派头，那架势，看起来可酷了。他温柔一笑，一般女人是招架不住啊！在他给我看病之前，我妈都打听好了，他是典型的五好学生，是那种过马路都不会闯红灯的人。他要是上社会新闻，那也肯定是苦主，没准哪个病患忍不住，对他性骚扰了……哎！对呀！我可以性骚扰啊！”

我的话还没等说完，周洪丽的教案就砸了过来。她看着我，凶巴巴地教育道：“乔以凉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你一个大姑娘，

你……”

“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”受到今天谈话的启发，我终于想出了摆脱曹子夜的办法。

我兴高采烈地冲到周洪丽身边，捧着她的脸亲了一口：“谢谢你啊！我走了！”

“哎！话还没说完呢！”周洪丽对着我的背影嚷嚷道，“乔乔！你别做傻事啊！”

傻事？我哪儿会做傻事呢？我要做的事情，可是为我家省钱的大事呢！

我不会性骚扰曹子夜，但是我可以说曹子夜骚扰我啊！一个对女病患心怀不轨的心理医生，我妈怎么会用他呢？

我被自己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惊艳到了，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旷世奇才。如此绝妙的主意我都能想到，估计普天之下没有什么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了。

满怀着兴奋和期待，我迎来了周日下午一点的第二次看诊。见我的态度十分配合，我妈还挺高兴。等她刚一关上房门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准备跟曹子夜谈判。

一周没见，曹子夜基本上没什么变化，还是那身职业打扮，还是那张带着温和笑容的脸。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，除了与看诊相关的话，他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……我挑剔地打量了他一番，然后故意找碴，挑衅地问他：“你的白大褂呢？医生，我记得你说这次会穿来。”

曹子夜像是没听见我的话一般，笑着翻开本子，自顾自地往下问：“乔乔，你这周过得怎么样？心情还好吗？”

我说：“本来还不错，但是因为要见你，现在变得特别糟糕。”